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三十三回 再鑿兵生擒復縱 屢敗陣讒獻成仇

詩曰： 自來勝負是無常，兵用輸贏祇有傷。
妖法妄興邪士陣，難稱旗鼓兩相當。

當日宋太祖聽馮茂奏上要赦縱余鴻，然太祖亦素聞赤眉老祖上洞大羅元仙，神通廣大，豈可殺其徒以啟端釁乎？平南唐又起此風波，實於邦國有損也。況今我將兵已足，法力之士已備，諒余鴻一人之力，縱他回，亦不能為我之害。陞御座，將士推上余鴻。高、曹、史、石、羅、張眾王侯，皆請誅戮妖道，以除大害。當時太祖拍案，指著余鴻罵曰：“逆天妖道，日前恃著妖法，助唆偽主，傷兵害將，今日被擒，即該誅戮，念體赤眉老師情面，網開一面，暫暫顧頭，速回城教李煜投降獻土，兩相罷兵，稱臣歸附。如若硬拒，仍強唆擺多端，下次擒拿，定斬不饒。”語畢，喝令值殿軍松綁縱之使去。有國舅曹彬、張光遠、石守信、史圭等齊奏曰：“李煜不臣，專恃妖道，拒阻我軍，今既一鼓擒之，國患已除，正當將妖道千刀萬段，竟能服平南唐，今放縱他回，豈不放虎歸山，異日恐有噬臍莫及之悔。求我王立命馮茂追還，方免後患。休聽他放縱之誤也。”太祖曰：“妖道雖助李煜抗拒大兵，然自擒去朕股肱之臣，並未加害一人，亦念修行中慈悲。今一擒而斬之，可惜其修煉有年工夫。今縱他去，使之回頭是岸，勸諫李煜歸投，免動干戈為上也。”眾武臣見太祖不允從，祇歎恨而止。君命無奈之何！

當日南唐敗兵回城，報知南唐主。當李煜聞知軍師被擒，定然殺害，料得今番準歸降的。正在驚惶，忽見余軍師又回城中。又驚又喜，慰勞詰詢之，被拿入城，怎生脫身得回？余鴻見問，面紅耳赤，不欲說出己之醜，將太祖放縱他瞞過不說。又謊言被押至帥堂，自以法遁回，以宋之君臣斷不能為山人之害。此是余鴻雖入仙班，仍不免好勝之心，嗔癡掛礙，故後來不能免於殺身之禍。當日唐主原知他是個術士，初時實實相信。以至宋太祖寬量之旨，毫不得聞。見放縱了余鴻數天，仍不見李煜投降之音到來，少不免又命馮茂出師聲罪致討。一統兵出城，余鴻推委不得，祇得羞愧腆顏相見。馮茂即冷笑曰：“不須小爺半玉尺，已屈膝塵埃，被捉拿刀寄項中，得我主大度開恩，饒汝狗命，即當勸李煜歸降。不料偷生數日，仍不見降音，仍敢抗拒，今番拿捉，斷不姑寬。”當日罵得余鴻羞慚不已，不敢答言，又禁不得辱罵，放馬來戰，馮茂雙尺要照前擒他，豈知余鴻是驚弓之鳥，見來勢不善，借土遁逃走了。宋兵乘他軍中無主，掩殺一陣，所獲軍器馬匹甚多。此回又是宋人得勝，唐兵損傷萬餘，宋不傷數人。

原來余鴻自料一切法寶俱被宋將盜走壞盡，別法術勝不得矮賊、丫頭，故遁去不顧唐兵。但思獨剩得一柄風火扇，乃是護身之寶，不敢輕用，恐被他們一體敗卻，豈不是赤手空空，怎好回山見師一面。且前扇這矮賊不得，今天出陣，被他將前數天被擒之事叱白，三軍馬上皆聞，倘回城泄知唐主，及眾將一聞，再有何顏面復立唐地！長歎曰：“早知有今日挫敗，不如靜坐山中，祇強違師命，等候爐火純青，何苦為著俗事爭名、偏出頭，以至自生煩惱。但事已至此，仇恨已深，不能取回七寶神書，如何回山復命？實乃進退無門也。今悔恨無及矣！”

正一心憂悶，想起還有一師弟最相契好，同道修煉的，他乃鴉精修煉成形，名余兆，亦有八百年道行，與余鴻法力不相上下。他一想起，要請他下山相助，以便與己復仇。主意已定，咒念有詞，大袖一展，天降一朵五色祥雲，跨上九霄而去。即望火龍洞而來，頃刻千萬里，到卻山門外落下雲頭，將山門呼扣。仙僮應聲而出，一見余鴻，知是師伯，急入內傳達師尊。余兆聞報，出山來迎接，兩仙相見，攜手同進內洞下坐。余兆知他向凡心，戀富貴，頗不合道教，故先譏諷他曰：“近聞道兄輔佐唐主，料必成卻大功，滅卻大宋也。故回山相見乎？”余鴻即將屢敗被挫辱原由、長短說明。余兆曰：“趙宋既有了一班法士，自當速回，如何定必在此俗土生端，至失卻許多法物寶貝？這仍是道兄貪戀俗凡爵祿，以至墮落魔障之愆，又大開殺戒，復亂乾坤，即汝不言，弟亦知之。現今師尊日前有法牒交來，著弟下山來拘汝回山治罪。但弟念著同道手足之情，幾番代懇，是以師父暫為允準停拘。正想，日間師父又有法旨來催促弟了。”余鴻曰：“此事師也糊塗的，是前後心性兩端，命吾下山之時，原欲屈宋，由唐金陵一隅，以存偏安之祀，便爾成功告退。不料梨山聖母遣來劉金錠，華山差來鄭印，黃花山差來馮茂，以及金花、金光二聖母，命著女徒一眾。但他眾我寡，斷難對手。即腳力梅花鹿、落魄鑼、七寶神書、斬仙劍皆已失毀，以至進退兩難，求宋矮賊，也不與交還，此事原非我自闖，乃師父命吾下山，至有此端豐耳。”余鴻復說謊曰：“今馮茂諸人，有不堪言者，令聽者髮眉直豎，他們言，彼師尊不日要將我等師弟兄一門教類盡行滅除，免得左道逞強惑世云云。如此教吾怎下得此氣。今師父不知自強，縱由他教毀辱，反將徒執罪，目擊他教有師弟，我獨無。如此回山領罪，待此教日後天盡我們。”言畢，即起位。

當此並非有赤眉祖來拘押余鴻，此是余兆要一時激著他試真明白。初猶辯及馮茂諸人，未必將吾合教一概藐視，是師兄言過其實是真。余鴻聞說，愈裝著假激烈以惱他。大言曰：“師父既由人欺侮我輩，自當甘死無辭，弟是首禍之魁，說不得了，但城門失火，弟豈忍禍及一眾師叔伯弟等。以弟是吾同道中至交，須早作準備，倘一體贖贖罹此辣手，後來悔弟之言，禍至已遲也，吾今回山去罷。”余兆聞言帶怒曰：“此言是當真的麼？”余鴻曰：“各當各事，如弟不信，勿怨吾言之不早，以至禍臨迅雷不及掩耳，幸甚也！”余兆聽此讒言，不覺拍案大怒曰：“果爾如此，諸人真是吾師兄弟之合對仇者。兄且不必回山去，可引弟往見唐主，先下一毒手，免受後之陷害。”當時余鴻知余兆下山之意已決，猶要再激以堅其心，不至於中止。又曰：“山人因唐主待吾過厚，是以不妨替他屈膝為惱，又是奉師命下山，若云師弟大丹將成，不久證歸大道，豈可再履塵寰，頓生魔劫。況馮茂諸人法力不淺，吾已領教，師弟決意去，恐為敵人所輕，反為不美，須當思之而行。”余兆曰：“仙凡一理，道無兩途，他是橫逆猖狂，淺淺之愆，固不煩與較，但過面相欺已極，不由不較耳。今師弟但求勝負少分，顯我教非弱弱可欺藐者。消一念之怒，即不為仙道，亦不反悔也！”余鴻聞言暗喜。

余兆收拾要用的寶貝各物，吩咐門徒看守清淨山洞。即日兩仙高駕祥雲，金光冉冉而去，一刻到得南唐地。余鴻乃先進殿中，來奏稟唐主曰：“聘得一位同師道友到此，法力倍勝於山人，祈我主令眾恭迎，方見我主為國求賢之誠也。”唐主大悅，盡差文武將數十官員皆出接迎進。當時唐主祇道是個甚麼謀士高人，原來就是一出家道人。但見此道者，生得面如點血，髮比朱紅，五絳長髯，生來狀貌異凡，一見令人駭懼，迥非善良道貌也。但唐主為國計存亡所關，不得不敬信而周旋之。祇見道人曰：“山人稽首，願吾王千歲！”唐主起位曰：“上仙休得拘禮，請坐下。”是日少不免君臣共同議敵開兵。余兆下山助陣，擾得趙宋如何？下回分解。